

■ 卿晓晴 / 著

从此直到永远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从此直到永远

卿晓晴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从此直到永远/卿晓晴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12

ISBN 7-81087-885-9

I. 从... II. 卿...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0735 号

从此直到永远

CONGCI ZHIDAO YONGYUAN

卿晓晴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张: 9.5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19 千字

印 数: 0001 ~ 3000 册

ISBN 7-81087-885-9/I·004

定 价: 18.00 元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39032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E-mail: cpep@public.bta.net.cn

www.jgclub.com.cn

经过多少刺
只为你的芬芳
你的一朵花
让我如此创伤

——题记

目 录

第一章	多雨的季节	/1
第二章	风中有把杀人刀	/49
第三章	在寂寞的深处	/118
第四章	化蛹为蝶	/191
第五章	从此直到永远	/253

第一章 多雨的季节

1

年轻漂亮的索娜真的忍不住要回过头去，再看一眼那个打从进了酒吧就一直盯着她看的男人。他的外表也没有什么特殊，一件黑色的西装外套，短短的头发，一双手袖在裤兜里，一副悠闲散漫的样子。索娜从小就知道自己长得漂亮，走到哪儿都会碰到对她盯着看的男人，她习以为常了，对那些不知遮掩的目光，她有时很反感。她的第二杯咖啡喝完了，那个男人的目光还没有收回。她狠狠地对看过去，心里一惊：她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毒性”的眼睛。她莫名地有些心慌意乱，起身向外走，如果她没有回头，一切都可能不会发生。然而，她是真的忍不住要回过头去，那个男人迎接了她的目光，嘴角微微地动了动，像一个暧昧的没有来得及展开的笑。

索娜快步离开了酒吧，她的丈夫就在不远处朋友的店铺里打牌，她快步向丈夫的所在走去。太阳亮亮的，照得马路边上到处银光闪闪。可她还是掏出手机给丈夫拨了个电话，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些害怕，感到背上阴森森的，贴满了那个男人生铁一样的目光。

一眼看到丈夫马奇还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打牌，索娜感到踏实了，她坐了一会儿，百无聊赖。马奇说：“你不是和小叶

去酒吧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小叶不在，我一个人去坐了会儿，没意思，就回来了。马奇，我碰见一个男人。”

“笑话，这满大街除了女人就剩男人了。”

“不是，他老盯着我看。”

“这说明我老婆漂亮啊！咱馋死他不偿命。”

大家都笑了，索娜也笑了。

刑警队长刘森感到从来没有过的沮丧和泄气，工作千头万绪，却如老虎吃天，没处下爪子。一大早就被主管刑侦的朱副局长叫去训了一顿，为了一起外国人被盗案件，说市领导限时让他们刑警队破案，到时候案子破不了，让他自己去给市领导交代去。中午他又听说了自己老婆唐小妹和田野的绯闻，他的头轰一下子就大了。多年来极力维护着的一份持重感，如一件玻璃器皿，哗啦一下子碎了，他几乎听得见那碎片落地时的声音。陈上和尚新在身边走着，他俩一如既往地拌嘴。他的心一点点沉下去，脸慢慢热上来，当头淋下来的雨水，恰如一张水晶珠帘，遮挡住了他此刻的恼羞成怒。那么，什么是可信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又是可亲近的？脚下是稀里哗啦的声音，泥水溅到了腿上，如同他无处可逃的烦恼一路紧追着，他再也忍不住了，说：“他妈的。”陈上和尚新停下拌嘴的游戏，不解地看着他。

天快黑了，好像有了要放晴的样子，天边上有一丝淡淡的红云若隐若现。他们沉默着在泥水里走，有一辆汽车紧贴着他们的身子开过去，将泥水哗一下子掀起来，连他们的脸上都溅到了。陈上说：“这人急着干吗去？”尚新说：“找死呗。”

刘森慢慢将脸上的泥水擦去，说：“回单位。”

大西北从来没有下过这么多的雨。从八月份开始，一直进入十月，雨一直在下，有时也有一半个晴天，还来不及看清太阳的脸，天又阴了下来，雨又来了。低矮的居民住房，生出密密一层铜绿色的苔藓，从楼房阳台上望出去，房顶上的瓦楞草在细雨中招摇闪亮，也是从来没有过的繁密苍劲。

唐小妹站在窗前，百无聊赖地向外张望，天黑了下来，雨还没有要停的迹象。丈夫刘森从昨天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她多少有些担心。女儿还没有放学，上学时就带了雨伞，她不用去接，饭又不想做，只要刘森出门，唐小妹面对一冰箱的菜，总想不出要吃什么。还是等孩子回家后出去吃点算了，就是费心费力地做了，女儿不一定欢喜，自己也没有胃口。

有汽车从楼下的街道上急驰而过，路面的积水欢快地喧哗起来，车过去了，一切又安静了，楼下的炊烟钻过密密的雨幕直向楼上飘来。肚子开始饿了，她想还是自己做吧，下雨天，回到家再出门，太麻烦。

脱掉外套，洗了手向厨房走去，这时，电话响了。“刘森又不回来了？”唐小妹心里想着，抓起了电话。

“喂？”

“是我……”

是田野。唐小妹浑身一激灵。

“你在哪？”

“在家。”

“为什么给我打电话？”

“她不知听谁说了，她知道了咱俩的事，一直在闹，这会儿去睡了。”

……唐小妹心里乱极了，应该安慰安慰他，可这安慰的话

又怎么说？

“……小妹，你不要着急，我会处理好的。”

“我不着急。”她说，她感到有一股冷气从窗户吹进来，脸上的肌肉莫名其妙地跳了起来。

“小妹，你说话呀！”电话里传出急切的声音。

“我说什么呀，是谁说的呢？”

“你想想，这事你都跟谁说过？”

一个女人的身影闪进了唐小妹的脑海：是她，再不会有别人了。

是谁说的？两个漂亮女人之间，永远没有友谊。这个叫李红的女人，她的机巧曼妙的心机是唐小妹所没有的。当她拿出自己无聊的丈夫做诱饵时，唐小妹就毫不犹豫地将自己当成眼珠般宝贵的情感来和她交换了。这种不公平的交换，是一种纯智力的较量，李红抛给小妹的是让所有人同情的家务事，可唐小妹给李红的却是她无法大白于天下的婚外情。当李红眨巴着眼睛，以一个怨妇的模样说“小妹，我是永远得不到别人爱的”时，唐小妹就无可抗拒地将自己的感情的伤口向她如花般绽放。唐小妹说：“李红，我爱上了一个人……”

田野说：“这么说有可能是她吧，可她怎么能这样呢？”

“别说了，挂了。”唐小妹一时感到很泄气。

“小妹……”田野喊她，她还是决然挂断了电话。就在放下电话的一瞬间，门开了，丈夫刘森回来了，身上都淋透了。

刘森看了一眼掀起的电话机盖布，就低头换鞋。

“回来了，怎么才回来呀？”

刘森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累死了。”

唐小妹说：“我还没做饭，饿了吧？”

刘森说：“吃过了，你和孩子做点吃吧。甜甜还没回来？”

“没有。”唐小妹又向厨房走去，她在回想刚才的通话刘森是否听到了。

女儿在楼下喊：“妈妈，妈妈。”

她打开阳台窗户，风裹挟着雨滴飞进她的脖领里，“咋了，甜甜？”

“妈妈，我回来了。”

“快上来吧！”

“哎。”

听着女儿欢快的声音，唐小妹心里更乱了，女儿是她三十三岁生命里最为骄傲的亮点。耳畔响着女儿上楼重重的男孩子一样的脚步声，嘴里还哼唱着时下的一首流行歌，那欢快的样子，让她每一次都心软如水，丈夫刘森的稳实、能干、善良同样是她的骄傲。可是自己为什么走到这一步，这个问题她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愿意去想。她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很仓促，她总是对自己说：“我的生活还没有真正开始。”

晚饭后，刘森刚坐在沙发上，手机又响了。

刘森嗯了几声，就呼一下站了起来，穿好衣服，说：“有案子，我走了。”

女儿说：“爸爸，今晚有一场意甲联赛，你不想看了？”

刘森说：“爸爸没时间看了。”

女儿去做作业了，唐小妹从这个屋走到那个屋，没事可做，心里像长了草一般，乱乱的。

2

索娜和马奇从朋友的店铺出来时，街上还有行人，天还没有黑透，一阵风吹来，有了秋天的寒意。索娜紧紧挽住马奇的

胳膊，感到这走惯了的巷道又长又暗，不由加快了脚步。

这时，她看见迎面站着两个人，长长的黑影歪歪扭扭地投在巷道旁的土墙上。索娜拉着马奇转身就跑，可背后也有两个人如钉子一般立在那里，索娜浑身哆嗦起来，放开声想叫喊。忽然就看见背后一人猛挥了一下胳膊，马奇就轰一下子倒在她的脚下了，她的嘴被一只手紧紧地捂住了，她快喘不上气了。她努力睁大眼，想在昏黄的灯光下辨认出是谁打死了马奇，可她还没来得及看清对方的面目，就昏了过去。

刘森来到医院，看见陈上和尚新已赶到了。

“受害人清醒过来了吗？”

“没有。是铁棒打的，缝了二十多针。”

“被绑架的是他妻子吗？”

“是，从照片上看长得很漂亮，俩人是高中同学，去年才结的婚。”

刘森安排了人员等受害人清醒后取证，就和陈上、尚新离开医院回到了队里。

唐小妹坐到电脑前，敲了这么几个字：多雨的季节，我会惆怅烦闷。然后又敲：爱情，应该是充满了阳光的。然后又敲：生命的意义在一点点消损着，直到后来变成琐碎的柴米油盐……

夜深了，雨声沙沙，如轻曼恼人的梦，纠缠着人的神经。女儿已进入了梦乡，惟有这段时间才是真正属于她自己的。

然而，脑子好像进了水，什么都不能想，盯着蓝色的屏幕发呆。唉，还是睡吧。

一夜梦进梦出，循环反复，第二天醒来时比没睡还累，眼

部有明显的青晕。

到单位时，楼道里还静悄悄的，她忍不住想，如果单位知道她和田野出了事，他们将会用多么怪异和幸灾乐祸的眼光来看她啊，她将如何面对？

手机响了，不用看就知道是田野的，他肯定一夜未睡，声音显得沙哑而苍老。

“小妹，你好吗？”

“好。”她忍不住涌上一股莫名的委屈来。

“小妹，你不用怕……”

“我怕什么。”唐小妹打断他说。

……田野沉默了，电话里传来他急促的喘息声。她从田野的语气里听出了一份小心。

“算了，什么也别说了，到此为止吧。”她说，眼泪就盈满了眼眶。

唐小妹轻轻挂上电话。

她想：我不该生他的气啊，是我的朋友出卖了我，造成眼下的尴尬，又关他什么事！可一听到他的声音，所有的烦恼和无奈就一股脑冲了上来，忍不住埋怨他。

唐小妹几乎是期待着李红来上班，她实在不知道李红为了什么要出卖她。多少年了，她俩一个办公室上班，都在市公安局宣传部门工作。她想，自己除了嫌她市侩一些，也并没有得罪她呀。

打了水，拖了地，其他人才稀稀拉拉到了。她看见李红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身上衣衫鲜亮，口红是玫瑰色的，上面还带有淡淡的银粉，一张修饰得不能再精致的脸显得很生动。

这时，唐小妹的手机又响了，是刘森。

刘森告诉小妹他最近要忙一阵子了。

唐小妹关切地问：“要出远门？”

刘森说：“说不好。”

小妹说：“自己多操心啊。”

她仿佛听到自己有些娇气的声音问自己：“这是真的我吗？”

李红听着她和刘森说话，脸上挂着模模糊糊的微笑。

唐小妹挂上电话，心里逐渐明朗起来了：我是爱田野的，就是全局人都知道了，又怎么样！她提了水壶，给李红倒上水，又给自己倒上，李红说了一声谢谢。

李红嫌唐小妹太过张狂了，她看似喜眉笑眼的样子，其实她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局里近四十个女同志，欣赏她的是真欣赏，几乎有些崇拜她，反感她的人也是真反感，觉得她这人太张扬，太自以为是了。她说起话来就像钉子钉在铁板上，响亮、到位、扎实，有时真让人下不了台，你还在记恨着她前次的无理和粗野，她已然将什么都忘记了，没心没肺的样子，笑嘻嘻地和你有说有笑，倒显得别人小家子气了。和她想交朋友，其实是太简单，你只要显得真诚地信任着她、依赖着她，她就会把你当真朋友对待，就会对你毫不设防。如果让她发现你对她不真诚，不信任或干脆和她玩心眼，她就会很气愤，就会很瞧不起你，连照面都不和你打。多少有点才吧，也就难免恃才自傲，李红反感唐小妹，可李红不让唐小妹知道她的反感。

李红想，自己做得没错，她完全是为了刘森好。刘森多不容易，没日没夜在外奔波，妻子却和他的顶头上司搞婚外情，这不是骑在人头上拉屎么，欺人太甚了。

当然，李红讨厌唐小妹还有一个原因，是她们一起进公安

局不久，通讯室的张凤大姐给她介绍对象。她说她要自己找，不要别人介绍。其实，从一进局里，她就看上了一个人，张凤大姐说：“我给你介绍的是分到刑警队的刘森，你不愿意？”

她一听，正合了她的心意，就答应了。不成想还没介绍成，唐小妹就中间插了一杠子，和刘森先谈上了。既然嫁给了刘森，就不能再吃着碗里的，盯着锅里的。

田野是优秀的，他应该是大家的，唐小妹也据为己有，并沾沾自喜。那天她一冲动，就告诉了田野的妻子杨雯新，她有些后悔，她怕杨雯新不能善罢甘休，到时牵扯到她就不好了。

李红不认为自己做错了，路见不平的事，有正义感的人都会去做。

她如果不认识杨雯新也就算了，可偏偏就认识她，对她也很有好感。田野的妻子杨雯新，这个四十六岁的女人，一直生活在自以为是的梦境中，她就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丈夫会背叛自己。那天她话一出口，看着杨雯新刹那间变得苍白的脸，她就明白，这事对杨雯新的打击是致命的。

她不能原谅自己，同时她也不能原谅唐小妹，都是她惹的祸。

空气里充满了生冷僵硬的气息，天亮时暂停了的雨又开始丝丝缕缕下了起来，下得人心里都长毛了。

唐小妹几次想问李红为什么，可几次话到嘴边又无法出口，毕竟只是猜测，李红来个死不认账，难堪的只有自己。

主任吴建礼端着水杯，歪着脑袋走了进来，开始了每天早上一小时的学习。他们是一三五学政治，二四六学业务。学政治，就是念报纸，吴主任当仁不让地操起夹生普通话开念，含含糊糊吐字不清，好像噙了一包口水，唐小妹强忍着听下去，又一句都没有听清楚。

“唐小妹。”吴建礼在喊她。她吓了一跳，吴主任脸色阴沉着说：“早上学习时间不长，只有一个小时，我希望大家都专心些，记记笔记，不要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唐小妹气不打一处来，又不能说啥，只好扭过头去继续发愣。

吴建礼走过来，将报纸递给她：“你来接着念。”

唐小妹知道自己如果不知从哪里接起，吴主任就有话说了。她快速转动脑子，寻找吴建礼的声音的落点，居然找到了。

她不急不忙地折叠好报纸，用标准圆润的普通话念了起来。吴建礼翻了翻眼睛，不说什么了。

她一边念着报纸，脑子还在不停地想着别的。

3

刘森和陈上他们几个将马奇和索娜的背景了解得越清楚，绑架案就显得越糊涂，受害人背景越是简单越不利于案件的进展。他们不怕千头万绪的复杂，就怕一清二楚没有入口。为什么绑架？为了钱，又为什么没有再下一步？为了色，时间已过去三天了，人是死是活不见踪影。也从来没有四个人当着丈夫的面抢一个女人的，他们又会抢她到什么地方去？一个正常的住户，是藏不住一个大活人的，又没有无名尸体被发现，难道索娜从此就像空气一样蒸发了吗？

马奇陷入失去妻子的悲痛和恐慌里，对那天晚上的事没有了任何的记忆。

刘森走访了出事前最后接触过索娜和马奇的人，没有人回忆起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他们说：“他俩感情很好，那天马奇打牌，索娜出去找小叶，小叶好像不在，索娜一个人去了酒吧，回来挺早的。”

“我们大家为一句什么话笑了起来。”

“为哪句话笑了？”刘森认真地问。

“让我想想……想想，索娜说酒吧里有一个男人盯着她看。马奇说‘那说明我老婆漂亮啊，馋死他’，我们就笑了。”

刘森和陈上对望一眼，同时问：“知道是哪家酒吧吗？”

“不知道。反正不会很远吧。”

下午一上班，副局长田野要去东城区下所，找到唐小妹说：“一起去吧。你去采访采访今年的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王丽，然后写篇报道，同时把东城所也报道报道，这个所也是今年的全国模范所。”

唐小妹一边答应着一边收拾相机和笔记本，李红的眼睛不时朝这边瞟过来。田野说完，也没多停留就出去了。

李红说：“王丽那女人，沽名钓誉，一个片儿警，有啥好写？咱局机关多少可歌可泣的事没人写呀。”

唐小妹说：“去看看再说，听说事迹虽平凡，但比较感人。”

李红说：“今年报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东城区的女同志都在说，大家谁不是一样在工作，她爱所如家？她一个寡妇人家，回去也是一个人。住在所里，占所里水电暖便宜，到最后还捞了个‘爱所如家’的光荣称号，还是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这世道还有个公理吗？”

唐小妹看了看李红，一时无话可说。田野的司机推开门叫她，她心里从来没有过的别扭，又从来没有过的舒坦，她知道李红看到她毫发不伤的样子有些气恼。

唐小妹提上相机和背包向外走，李红的目光刀子一样刺在她的后背上，她不由笑了起来，无奈地笑了起来。

车上已坐了吴建礼和新闻科的小潘，吴建礼阴阳怪气地说：“小唐来坐中间，你是花心嘛。”

唐小妹想起吴建礼早上用生硬的普通话念报纸时那含着一包口水的样子就说：“我还是坐边上吧，坐中间我会晕的。”

吴建礼说：“还是年轻好啊，小潘年轻，女同志就爱挨着小伙子坐嘛。”

小潘是去年刚分来的大学生，就难为情地红了脸。

唐小妹说：“就是啊，年轻多好啊。”

吴建礼干笑了两声。田野在前排，沉默着没有说话。

来到东城区派出所，所长唐林是和唐小妹同一年进公安局的，很熟，早早地站在院门口接他们。

唐林人长得潇洒，口才很好，但小妹对他不太感兴趣，她觉得唐林把荣誉看得过重了。

一个派出所的工作，应该是扎扎实实的，唐林却在太多虚的方面花费了心思，创立了各种各样“第一”出来。其实，让唐小妹最初想采访他们的一个动机，是想见见王丽，结果，盛情难却，王丽没采访成，却看在老相识的面子上写了一篇东城所的报告文学，名称叫《东城有个这样的所》，回过头来再看，有些语言是不准确的。当时听唐所长滔滔不绝的近三个小时的讲解和对整洁环境的印象，确实觉得他们当得起，文章见报了，而且是水城最权威的报纸。东城所一夜之间出了名，去年被评为全省优秀基层单位，今年又被评为全国模范派出所。

唐林给唐小妹打了好几次电话，说要请她吃饭，不知为什么，好几次她都找借口推掉了，私下里细想想，就想起：唐林在三个小时的讲解中，一句都没有提到王丽。据唐小妹了解，